

SARS时期的 爱情

THE LOVE DURING SARS PERIOD



吴艳
霍艳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解树下

吴健
霍艳

SARS
时期的
爱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SARS时期的爱情/吴健, 霍艳著.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03.8

ISBN 7-5391-2320-6

I.S… II.①吴…②霍…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69014号

SARS时期的爱情/吴健 霍艳著

责任编辑 张秋林

特约编辑 任春

装帧设计 汤靖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邮编: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版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长鹰印刷厂印刷

版 次 2003年8月第1版 2003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90mm X 1240mm 1/32开本

印 张 10.25

字 数 170千字

书 号 ISBN 7-5391-2320-6/I·558

定 价 17.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I

去法国的女孩儿 / 次中音萨克斯 / 叫鲍伯-迪伦的猫

“生活就是生活，一切就是一切。”这句话我一直奉为真理，或者说，个人的行为准则。这固然曾经为我的生活带来不少麻烦，但也并非毫无乐趣可言。比如在任何一个时刻，每每是同女孩子睡觉之后，我点着根烟，然后捡起一本看上去比较地道的书看来着，比如Dostoevsky（注释：俄罗斯作家陀斯托耶夫斯基）那个幻想着自己强奸幼女的赌鬼（或许真有其事也说不定），其中我顶中意的是《Crime and Punishment》，每次无论翻到哪一页，都能心满意足地看下去，并且随时可以结束。但别人，或者我，试图去了解阅读是否存在什么意义的话，即使想破了脑袋，我也只得说：确实没有。

现在正是四月的下午，事实上身边就正躺着一个女孩儿，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她出现在这儿应该是第二天——如果你从昨天早上开始算起。我慢慢从床上爬起来，尽量不去惊动仍在熟睡中的那个女孩儿（她的鼻子长得颇为漂亮，直挺幽雅），实际上我对她的印象也是颇为模糊。我走到堆在墙角的一堆过期杂志和旧书边上（搜集那些有私人印章的英文和法文原版旧书是我个人癖好），翻找着那本我老随身带着的BANTAM出版的黑褐色封皮的《Crime and Punishment》



Dostoevsky
陀斯托耶夫斯基

(注释：陀斯托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罪与罚》) 廉价小开本，上面有那个长胡子老头严肃的画像来着。略略翻拣了一会儿，结果没找到，这种情况曾经无数次出现，这次却令我感到略有些心慌意乱。

我稍微打量一下房间：十平米左右，虽然不大，但作为这个城市的独居者倒也不甚寒酸，关键是比在宿舍要方便得多。里面除了非常普通的不大的床，桌子，一个古怪的大柜子——里头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有，再就是巨大的落地式窗帘，白色的半透的那种样式。我一直困惑于前主人何苦安上那么巨大的一件事情，窗户其实不大，因此它的存在显得突兀和缺乏合理性。我记得那女孩儿昨天早上有些神志不清地躺到床上的时候（那时我正在脱衣服），说的惟一一句话是：真大！当然她的意思是指那个窗帘。

女孩儿嘟哝着翻了个身，在念叨着什么，裸露在薄被单外头的胳膊纤细得很，显示出她年纪尚轻。我不无爱怜地凑过去看着她：长相甚为普通，我接触过比她漂亮不止十倍的女孩儿。老实说把她从人群里一眼挑出来也不甚容易，我甚至有些后悔昨天把她留了下来，不明不白的。她的鼻子，我又说起她的鼻子，不由得要说长得漂亮，倘若有鼻模特那种职业，她一定可以胜任：线条既平直又不僵硬，小小的鼻翼，线条甚为柔和，或者说是小巧、俏皮……我不太擅长表达，这是我所必须承认的一点：因小时候是口吃，而在我15岁那年，一场毫无征兆的沉默则如同瘟疫。我盯着她的令我叹为观止的古希腊悲剧般的鼻子看了一会儿，想起那本失落的书来：

我把它放在那件前天晚上下午临时穿着用来挡雨的厚衬衫里头了，我安心地先点上一根 salem。

自前天起始，我所在读的学校封校了，因为某种传染病的广泛传播，或许是半个世纪以来最厉害的一次。先是停上了公共课和选修课，比如西方现代哲学流派和形式逻辑什么的，然后便是学校里头的人不许外出，学校外头的人不许进来。我住在校外，因此颇为尴尬，由于已经抱定了重修专业课的念头，因此倒也无所谓去上不上课，索性在租来的小房间里待着，靠预支的一部分稿费，生活总算还暂时不成问题。父母倒也颇为通情达理，说既然你考虑清楚了那也未尝不可，多付一年学费总还是可以的……

关于重修的原因，甚是复杂，也很难在一时半会儿说清，反正目前我的状态大致是：早上睡到10点左右起床，然后早饭午饭一起对付着吃点儿，下午通常背80个左右的单词，看会儿杂志和英文书，稍微费点儿心思地吃晚饭，或者去健身房或者闲待着，随便翻些书，到了11点以后有几个电话来往，大致在一、二点左右睡觉。至于别的事情，哪怕原本计划做的，或者干脆已经做了的，几乎全都忘得一干二净来着，如此这般，本以为会胖来着，可也许是因为每天都跑3公里以上的缘故，居然还瘦了些。

对了，女孩儿，我一直不甚清楚的一点是以我这般平庸之辈居然不时能吸引着几个女孩儿，当然并非是说我具有那种极有诱惑力的外表，或者说随时能勾搭上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孩儿的那种解决性欲问题的特殊能力，而是说每每总和几

个女孩儿保持着甚为暧昧的关系。于是深夜的电话便成了家常便饭，必须随时面对着她们的心情阴晴冷暖，久之，语气的把握能力倒是有些心得，可是将来也未必去做接待员或推销员的工作，因此显得无用武之地。

关于这一点，我通常熟悉一些毫无用处的东西：随身听耳机的音质优劣问题（仅指随身听耳机），情色电影和色情网站，20世纪60—70年代的摇滚乐，米兰·昆德拉的所有中译本小说，于坚的诗歌，以及做简单的饭菜……

那么说回我身边的女孩儿，我不知道她的名字，也不知道她从哪儿来的干什么的，事实上这种情况对我来说倒也是头一次。我在某个知名咖啡馆遇到她，那儿常常有些形迹可疑的搞文化艺术的人出入，但她看上去倒完全不是那种类型——那种味道隔着老远也能闻出来，当时她在那个咖啡馆里喝酒来着。尽管有传染病，周末人还是很多，我不得不和她合坐一张大些的方桌。在那个地方喝酒颇为醒目，因为那儿的酒一则贵，二则不甚正宗——而我便更愿意去学校对面宾馆地下室的那个，只有韩国人去的酒吧喝。我叫了杯摩卡喝着，从边上书架里抽了本《Birds of America》（美国女作家Mary McCarthy的长篇小说）随手翻看着，不时瞟一眼她。我必须承认我当时是注意到了她的优异的鼻子，她把脸贴在酒杯上，透过那些个黄色的红色的黑色的绿色的液体，我注意到她的表情，看到她的脸在微微抽搐。她几乎把单子上的酒挨个点了一遍，最后锁定自由古巴，她喝了约莫有4到5杯的自由古巴，接着便趴在桌子上，一头睡去。咖啡馆在2点就关

门了，我一般是待到打烊才走，领班过来，看她仍在桌子上不醒人事的模样，带着事务性的微笑说：“对不起，先生……我们要关门了，请您和您的女伴配合……”我颇为诧异，因为就是他问我，能否让那女孩儿和我合用一张桌子的。

“我和她不是一块儿的……”我迟疑着说，“是你刚才把她领过来的。”

“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他脸上的表情简直令我作呕，“先生您帮她付账，再送她回家。”他颇有些谄媚，斩钉截铁地说道。

见到这般货色我也懒得再多废话，只得付了账，架着她从咖啡馆狭长的木头楼梯下去，身后还传来那人的做作的自鸣得意的豆沙嗓：“欢迎您和这位女士再次光临！”对这种家伙我无话可说，只是把她从楼上架下去这个过程确实比较困难，说她当时烂醉如泥也并不夸张。我站在咖啡馆门口颇为踌躇，就这么放下她一走了之实在不甚地道，这附近也并非什么安全地带。于是一狠心再把她架到那个通常只有韩国人去的通宵营业的酒吧，那儿的领班看我架着个女孩儿来虽然不无惊讶，但还是帮我把她安置在沙发上。

“麻烦了吗？”领班是韩国留学生，说的中文古古怪怪的。

“嗯……”我也不知该说什么好。

“醉了。”她重复着那个词，“醉了……”

“有冰水吗？”我指吧台里的大玻璃瓶说。

“有——有——”她一溜小跑着去拿了冰水。

“好了，谢谢你。”因为我是来这里极少的中国人之一，谈话间多少注意听会了几个单词来用。

她又微笑着拿了几片柠檬放在冰水里，我做出感激的表情，她又微笑然后跑回去，忙着和她熟识的一帮韩国人聊天。

那女孩儿似乎开始恢复了一点儿意识，眼睛里开始有了光彩。她把手搭在额头上，嘴里模模糊糊地说着什么，我便倒了杯冰水给她。待了大约有一个多小时，她逐渐坐起身来，小口啜着柠檬冰水，边打量着周围的环境。我只是有一搭没一搭地抽了几根烟，然后胡乱翻了翻那儿的韩文书，接着在那儿玩儿韩文版WINDOWS里头的纸牌游戏来着。后来她似乎完全清醒了——估计平时酒量就很可以来着，要了杯咖啡，接着沉默。我玩儿纸牌无聊了便坐回来，觉得有必要解释几句：

“你在那儿喝多了……这儿是通宵营业。”

“……”

她保持着沉默，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确实没什么可说的：跟她说，我是担心你所以才把你带到这儿来，我可是没恶意来着，又何苦这么解释呢……我接着抽烟，间或看看她。好半天，她以似乎从海水里猛地抬起头般的姿态，说：

“抽烟不好……”

“嗯……”我说。

“为何要抽烟？”她依旧不紧不慢，生硬地问，仿佛是为了通过这个问题来检验我的可信度般。

“做很多事情不一定有那么明确的理由，即便很有理由地做了某件事，那也未必是你想像的样子……”我只能这么推脱。

“嗯……”

她不再应答，仰起头来看着淡黄色的天花板，过不多久她说，走吧。我们便出来，在街口打了车回来。当然我们似乎应该做爱，并且我也不怀疑这一点在逻辑上的合理性，只是那段时期我已经习惯了有规律的生活，在那时刻——凌晨5点左右陷入无可救药的困倦之中，却又无法睡着痛苦万分，即便面临着那种可能性，同样全然没有兴致。她恐怕是累得可以，进来后自己先脱了衣服，本来还帮我脱衣服，可又一头栽到床上，对窗帘说了句“真大”，就沉沉睡去死掉一般。剩下我，穿着内裤和短袖T恤不知干什么好，加之抽多了烟的缘故，嘴里又干又燥。好歹找了矿泉水出来喝，拿了几片咸饼干充饥，一边忍着头痛一边掏出《Crime and Punishment》先前放了书签的那一页开始接着看，等到外边车声开始嘈杂起来，捻了捻看的页数，再放上书签，也睡去了。

当我昨天午后醒来的时候，发现她已经不见了，床单上倒还有她留下的香水味道——和我交往的女孩儿极少有用香水的。我摊开手来抚平床单上的褶皱，心想她昨晚睡得肯定颇为不平静。看手机发觉有未接电话，听了留言是染染打来的说，下午要过来。我看时间已经下午2点左右了，赶快起身刷了牙，洗了脸，用电动剃须刀刮了胡子，用上染染最喜欢

味道的须后水，可看上去还是一副狼狈的萎靡模样，额头上无端多出一颗痘子，眼神迟钝，脸颊浮肿，于是干脆洗了个澡，在染染敲门之前刚来得及把满是那女孩儿香水味道的床单替换下，塞进既是浴室又是厕所的洗衣槽里……

染染每次来都会先打量一阵我的房间，眼神阴冷，警惕地东看看西闻闻，等到确认没有别的女孩儿的痕迹，才把目光放柔和下来，安静地坐上床，把我正在听着的CD听下去，间或在我的提醒下变换耳机的型号。我藏着几副就随身听来说颇为可以的耳机：B&Q A8，SONY MDR-EX70SL，SONY MDR-E 888SP，SONY MDR-Q55SL，SENNHEISER-MX500……这时我一般会弄些简单的东西来吃，比如超市买来的简易三明治，或者干脆待会儿出去吃川菜什么的，她和我都疯狂地爱吃川菜。然后染染和我抱着躺着吻着，接着便和我抱怨或赞美生活，或者她先抱怨或赞美生活，然后我们再抱着躺着吻着。最近她似乎比较麻烦，具体原因我不得而知，似乎与我有关，但即便知道也应该在恰当的时机提起，但每每适当的时机我不忍心破坏气氛，总之类似于月经来潮时的无端郁闷，只是最近的频率似乎超出了正常范围。

坦白地说，我也确实产生过试图问出个所以然来的念头，可总是觉得没有必要：毕竟我没有权利干涉她的生活，仅此而已。

染染通常在晚上10点前就必须离开，她必须回到她的高级男友身边，做一个乖女孩，也许事先还会吃着准备好的新

鲜水果。染染是个乖女孩儿，她的男朋友在北方工业公司，那家公司挂着铝材交易的名头，据说就是卖导弹的，她的男友在那儿神秘地稳步飞黄腾达。

染染她说她讨厌她周围的那些人，或许这是她愿意找到我的原因之一，因为在她看来，我眼里的城市一样肮脏。

事实上，我对这个城市毫无意见，至少我觉得：作为它身上的一条寄生虫，我没有资格愤怒。

顺便说一句，她的高级男友对她的要求可以说几乎百依百顺，她全身上下的名牌，每月的生活费恐怕只够那零头。

关于染染经常对我表示不满的原因之一是：她认为我不该写她认为的那些流行垃圾，她说：“你好好写吧，拿诺贝尔奖。”我说别做白日梦啊，她似乎很认真地说：“那是可能的。”她像《巴黎野玫瑰》里的贝西一样对所谓的文学满怀热情。在刚听到那句话时，我不得不承认我有些激动，毕竟我们学校也出过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但我必须说明的是：很久以前，我就开始陷入一种迷雾般的状态之中，不明白自己能够做什么，我丧失的是把握世界的尺度，在我眼里，世界不是巨大宏伟到无权评述的地步，就是遥远得难以捉摸。所谓客观事物，几乎是完全不同的许多方面的结合体，困惑在于，无法把这些纷乱的碎片整合为一体。并且，一旦着眼于此，我便再也看不到任何存在的理由。

也许每个人都曾经有着寻求同类温暖的渴望，但用染染的话来说，我是一个“不愿意别人来理解……”的人。

我把染染送出门，收拾了一下房间，难得地把乱成一堆

的书和杂志整理起来。我得承认，那个女孩儿的身影——或者不如说她的幽雅的鼻子，还残留在我的脑海里，如同咏叹调的一个最后的华丽的尾音，挥之不去。我把浸湿了的床单塞到大塑料袋里，准备送到洗衣房去。拖着那沉重的布料，却不由得记起她的身体，她的在午夜似乎闪闪发光的身体，穿过那玻璃酒杯而来，那恰到好处的质感和重量，那温柔的转折和牵引，我的身体似乎又感到了她疲惫地为我脱下衬衫的触感……

我敢说那一刻我除了汹涌而来的性欲之外，还有的是，伤感。

我打开门，倒掉垃圾筒里吃剩的饼干，我喝的苏打水的罐头，染染喝的可乐罐头，一些废纸和杂志里夹杂的传单，诸如此类的垃圾。我打开门，却突然看见昨天见过——或者不如称之为今天早上见过的——那个女孩儿站在我面前。什么都没说，她就进来，我依旧轻手轻脚地处理完了垃圾，又把开水煮上，接着问坐在床上还是不说话的她：

“喝咖啡吗？”

“唔——”虽然比昨天好了些，可她看上去似乎仍是颇为疲劳。

我等开水煮好，把我平时自己用的再普通不过的STARBUKS送的马克杯洗洗干净，她则随便翻着杂志和书。

“不好意思，只有这个杯子。”染染不爱喝咖啡。

“唔——”她应了一声，接着大约是觉得就这么接受了一声不吭，似乎不合礼数，又加了一句，“不要紧，不用那么麻

烦。”

“对不起了……只有随便的速溶咖啡哩。”我开玩笑说。

她有了些笑意,接着说:“你看《罪与罚》这么古怪的书?说什么的?”

“唔——不太清楚。”我一时也想不到如何应对。

“都喜欢什么作家?”

“Dostoevsky, Henry Miller (注释:亨利·米勒[1891—1980]生于纽约布鲁克林,他年轻时从事过许多不同的工作,在第二个夫人(一生共5个)琼的鼓励下开始写作。1930年迁居巴黎,以后的10年里,他同一些穷困潦倒的侨民和放荡不羁的巴黎人混在一起,获得了丰富的写作素材。1934年在巴黎出版了《北回归线》,五年后又出版了《南回归线》。这两本书中大胆直露的语言和性描写给欧洲文学先锋派带来了巨大的震动,在法国以外几乎所有的国家都遭到查禁。1940年米勒回到美国,住在加州的大瑟尔。在那里他创作了“殉色三部曲”——《性爱之旅》、《情欲之网》和《春梦之结》,但由于被当做专写“下流作品”的作家,他的主要作品不能在美国出版。1961年经过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诉讼,《北回归线》终于在美国出版,米勒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他被60年代反主流文化誉为自由和性革命的先知。随后他的其他作品陆续解除了禁令,米勒的作品终于得到他的祖国的承认), Jean Genet (注释:让·热内[1910—1986],同性恋、偷窃癖和法国驻北非部队逃兵,前半生经历了无数牢狱、流放、苦役,一度以卖淫和乞讨为生,在监狱中创作了《鲜花



亨利·米勒
[1891—1980]

圣母》《秘密玫瑰》等，诗集《苦役》《盛大的葬礼》《布雷斯特之争》等在法国残酷戏剧创始人科克托帮助下秘密出版。1948年秋，瑞士秘密出版了其代表作《小偷日记》。当时根据刑法规定，让·热内必须继续服苦刑。以萨特和科克托为首的“全巴黎文学界”呼吁总统赦免他，从此名声鹊起。1949年8月12日，总统发布特赦令，《小偷日记》正式出版。1952年，萨特为热内全集出版鸣锣开道，写了《喜剧演员和殉道者热内》一卷长篇序言，让·热内闻名全世界。开始环球旅行：意大利、德国、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其间编导了短片《爱情之歌》，电影剧本：《禁止的梦》和《苦役犯监狱》。自1955年始，投入戏剧创作，《阳台》《屏风》《女仆》《黑奴》，成为现代戏剧代表作家，同时热切投入世界政治运动。1983年12月，获法国文学大奖。1985年12月，最后一篇小说《一个恋爱中的俘虏》脱稿。1986年4月14日午夜逝世，后葬于他一生都有着深刻感情的阿拉伯世界)。”我照实回答。

“我顶喜欢的是安妮宝贝来着……”

“啊——”我说，“听说过啊……”

她忍不住笑出声来，“你这个人……”

我说：“谢谢……”

“她这样的书你一定要去看，她……”

“唔——”我不置可否地点着头，接着顿了顿，觉得嗓子发干，简直有如贫瘠的沙漠，特别想喝啤酒来着。

我接着说：“我们做爱吧……”

“嗯？”那女孩儿似乎有一秒到两秒钟处于我曾见过的那

样子，一头扎进蓝色的海水里，就像，灵魂出窍。而这两秒钟对于我来说，异常的漫长，如同看一部戈达尔的电影，我手心出汗。接着她点头，说：“能把灯关了吗？”

我关了灯，和她躺到床上抱在一起，她还是慢慢地给我脱去T恤，这个过程令我欲望高涨，几乎不能自持，仿佛一个镶满了紫红色条纹的巨型纺锤。我用嘴和牙齿脱下她的衣服，直到她光着身子像个婴儿似的躺在黑暗中，隐约可以看见其轮廓。在透过白色窗帘外头的灯光的轻轻抚摸下，她的身体，那显得如同刚升上天际的新月般轻柔脆弱。这种感觉使得我尽量保持着自己的举止，在和她，那个女孩儿的交合的过程中，一种异样的感觉却逐渐弥漫上来。我觉察到眼前的她，这个完美润滑的身体似乎却不属于她，她的身体出汗，她的体温升高，她的里面润滑，她的灵魂，或者别的活物什么的，却在某个角落里远远地看着我。我的机械运动居然开始丧失了快感，自己就像块冷橡皮般麻木起来，我动作慢下来，凑近她的鼻子，轻轻咬了一下，问，“如果不行的话，我没关系……”她似乎被这个俏皮的动作逗笑了，接着说，“对不起，别的人也说过来着……”我正待抽身，她却用细细的胳膊坚定地勒住我的腰部，直到我的身体逐渐冷淡下来。

“对不起——”我把身体抬起，用手捂住嘴，几步跨进卫生间。

“没事儿吧你？”她颇为关切地问。

“不妨事。”我赶快洗干净嘴边呕吐后的污物，出来，又躺回她身边。



让·热内
1910 - 1986

“喜欢我吗？”她用鼻子蹭着我的脸颊问。

“嗯。”

“真心喜欢？”

“真心喜欢。”

“你爱我吗？”

“……”我仿佛一下子噎住了般，本来就要脱口而出的言语，卡在了喉咙里。她轻轻别过头去，望着白色的落地窗帘说，“对不起……”

“是我对不起……”我无奈地说，却又做不了什么。

她的心情反倒欢快起来，指着我房间里的东西开始问东问西，甚至光着身子从床上起来去捡起她认为好玩儿的东西摆弄，发现我正盯着她看，便羞涩似的把床单从我手里夺去，裹住下半身，接着她指着我的笔记本电脑问：“你写东西？”

“以前写——”我支吾其词。

“都写什么了？”

“没有价值的东西……”我认真地说。她似乎是被我的严肃表情吓住了一会儿，打不定主意用手在手提电脑上摸着，沾上了灰尘也不介意。

“我能看看吗？”

“不行——”连染染都没有看过我写的东西。

“唔——”她沉默了一会儿，慢慢走到床正对面的墙上，抚摸了一下墙上挂着的柔软轻薄的白色吊带长裙，接着说，“对不起，我不该问这么多。”

我不知何以应答，只是走过去，抱住她，她的脑袋刚好